



梁書
六



リ 8
1735
118



1735
118



梁書四十三

列傳第三十七

韋粲

江子一

弟子四子五

張嶷

沈浚

柳敬禮

韋粲字長舊車騎將軍叡之孫北徐州刺史故之子也有父風好學壯氣身長八尺容貌湛偉初為雲麾晉安王行參軍俄署法曹遷外兵參軍兼中兵時潁川庾仲容吳郡張率前輩知名與粲同府並忘年交好及王遷鎮雍州隨轉記室兼中兵如故王立為皇太子粲遷步兵校尉人為東宮領直丁父憂去職尋起為招遠將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八日
所購以贈
郎君山田一資
書圖金部

雲川中鳳章
氏雷田周甫

軍復爲領直服闋襲爵永昌縣侯除安西湘東王諮議累遷太子僕左衛率領直並如故粲以舊恩任寄稠密雖居職屢徙常宿衛頗擅威名誕倨不爲時輩所平右衛朱昇嘗於酒席厲色謂粲曰卿何得已作領軍面向人大同十一年遷通直散騎常侍未拜出爲持節督衡州諸軍事安遠將軍衡州刺史皇太子出餞新亭執粲手曰與卿不爲久別太清元年粲至州無幾便表解職二年徵爲散騎常侍粲還至廬陵聞侯景作逆便簡閱部下得精卒五千馬百匹倍道赴援至豫章奉命報云賊已出橫江粲卽就內史劉孝儀共謀之孝儀曰必期如此當有別敕豈可輕信單使妄相驚動或恐不然時孝儀置酒粲怒以杯抵地曰賊已渡江便逼宮關水陸俱斷何暇有報假令無敕豈得自安章粲今日何情飲酒卽馳馬出部分將發會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遣使要粲粲乃馳

往見大心曰上游蕃鎮江州去京最近殿下情計實宜在前但中流任重當須應接不可闕鎮今直且張聲勢移鎮湓城遣偏將賜隨於事便足大心然之遣中兵柳昕帥兵二千人隨粲粲悉留家累於江州以輕舸就路至南洲粲外弟司州刺史柳仲禮亦帥步騎萬餘人至橫江粲卽送糧仗贍給之并散私金帛以賞其戰士先是安北將軍鄱陽王範亦自合肥遣西豫州刺史裴之高與其長子嗣帥江西之衆赴京師屯於張公洲待上流諸軍至是時之高遣船渡仲禮與合軍進屯王遊苑粲建議推仲禮爲大都督報下流衆軍裴之高自以年位恥居其下乃云柳節下是州將何須我復鞭板累日不決粲乃抗言於衆曰今者同赴國難義在除賊所以推柳司州者政以久捍邊疆先爲侯景所憚且士馬精銳無出其前若論位次柳在粲下語其年齒亦少於粲直以社稷之計

不得論今日形勢貴在將和若人心不同大事去矣裴公朝之舊齒年德已隆豈應復挾私情以沮大計粲請爲諸君解釋之乃單舸至之高營切讓之曰前諸將之議豫州意所未同卽二宮危猶寇滔天臣子當戮力同心豈可自相矛盾豫州必欲立異鋒鏑便有所歸之高垂泣曰吾荷國恩榮自應帥先士卒顧恨衰老不能効命企望柳使君共平凶逆謂衆議已從無俟老夫耳若必有疑當剖心相示於是諸將定議仲禮方得進軍次新亭賊列陣於中興寺相持至晚各解歸是夜仲禮入粲營部分衆軍旦日將戰諸將各有據守今粲頓青塘青塘當石頭中路粲慮柵壘未立賊必爭之頗以爲憚謂仲禮曰下官才非禦侮直欲以身徇國節下善量其宜不可致有虧喪仲禮曰青塘立柵迫近淮渚欲以糧儲船乘盡就泊之此是大事非兄不可若疑兵少當更差軍相助乃

使直閣將軍劉叔胤師助粲帥所部水陸俱進時值昏霧軍人迷失道比及青塘夜已過半壘柵至曉未合景登禪靈寺門閣望粲營未立便率銳卒來攻軍副王長茂勸據柵待之粲不從令軍主鄭逸逆擊之命劉叔胤以水軍截其後叔胤畏懦不敢進逸遂敗賊乘勝入營左右牽粲避賊粲不動猶叱子弟力戰兵死略盡遂見害時年五十四粲子尼及三弟助警構從弟昂皆戰死親戚死者數百人賊傳粲首闕下以示城內太宗聞之流涕曰社稷所寄惟在韋公如何不幸先死行陣詔贈護軍將軍世祖平侯景追謚曰忠貞并追贈助警構及尼皆中書郎昂員外散騎常侍粲長子臧字君理遜官尚書三公郎太子洗馬東宮領直侯景至帥兵屯西華門城陷奔江州收舊部曲據豫章爲其部下所害
江子一字元貞濟陽考城人也晉散騎常侍統之七世孫父法成

天監中奉朝請子一少好學有志操以家貧闕養因蔬食終身起家王國侍郎朝請啟求觀書祕閣高祖許之有敕直華林省其姑夫右衛將軍朱异權要當朝休下之日賓客輻湊子一未嘗造門其高潔如此稍遷尚書儀曹郎出爲遂昌曲阿令皆著美績除通直散騎侍郎出爲戎昭將軍南津校尉弟子四歷尚書金部郎大同初遷右丞兄弟性並剛烈子四自右丞上封事極言得失高祖甚善之詔尚書詳擇施行焉左民郎沈炯少府丞顧瑛嘗奏事不允高祖厲色呵責之子四乃趨前代炯等對言甚激切高祖怒呼縛之子四據地不受高祖怒亦殆乃釋之猶坐免職及侯景反攻陷歷陽自橫江將渡子一帥舟師千餘人於下流欲邀之其副董桃生家在江北因與其黨散走子一乃退還南洲復收餘衆步道赴京師賊亦尋至子一啟太宗云賊圍未合猶可出盪若營柵一

固無所用武請與其弟子四子五帥所領百餘人開承明門挑賊許之子一乃身先士卒抽戈獨進羣賊夾攻之從者莫敢繼子四子五見事急相引赴賊並見害詔曰故戎昭將軍通直散騎侍郎南津校尉江子一前尚書右丞江子四東宮直殿主帥子五禍故有聞良以矜惻歿事加等抑惟荏章可贈子一給事黃門侍郎子四中書侍郎子五散騎侍郎侯景平世祖又追贈子一侍中謚義子子四黃門侍郎謚毅子子五中書侍郎謚烈子子一續黃圖及班固九品并辭賦文筆數十篇行於世

張嶷字四山鎮北將軍稷之子也少方雅有志操能清言父臨青州爲士民所害嶷感家禍終身蔬食布衣手不執刀刃州舉秀才起家祕書郎累遷太子舍人洗馬司徒左西掾中書郎出爲永陽內史還除中軍宣城王司馬散騎常侍又出爲鎮南湘東王長史

尋陽太守中大同元年徵爲太府卿俄遷吳興太守太清二年侯
景圍京城岷遣弟伊率郡兵數千人赴援三年宮城陷御史中丞
沈浚違難東歸岷往見而謂曰賊臣憑陵社稷危恥正是人臣効
命之秋今欲收集兵力保據貴鄉若天道無靈忠節不展雖復及
死誠亦無恨浚曰鄙郡雖小仗義拒逆誰敢不從固勸岷舉義於
是收集士卒繕築城壘時邵陵王東奔至錢唐聞之遣板授岷征
東將軍加秋中二千石岷曰朝廷危迫天子蒙塵今日何情復受
榮號留板而已賊行臺劉神茂攻破義興遣使說岷曰若早降附
當還以郡相處復加爵賞岷命斬其使仍遣軍主王雄等帥兵於
鱧瀆逆擊之破神茂神茂退走侯景聞神茂敗乃遣其中軍侯子
鑿帥精兵二萬人助神茂以擊岷岷遣軍主范智朗出郡西拒戰
爲神茂所敗退歸賊騎乘勝焚柵柵內衆軍皆土崩岷乃釋戎服

坐於廳事賊臨之以刃終不爲屈乃執岷以送景景刑之於都市
子弟同遇害者十餘人時年六十二賊平世祖追贈侍中中衛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忠貞子

沈浚字叔源吳興武康人祖憲齊散騎常侍齊史有傳浚少博學
有才幹歷山陰吳建康令並有能名人爲中書郎尚書左丞侯景
逼京城遷御史中丞是時外援並至侯景表請求和詔許之旣盟
景知城內疾疫復懷姦計遲疑不去數日皇太子令浚詣景所景
曰卽已向熱非復行時十萬之軍何由可去還欲立効朝廷君可
見爲申聞浚曰將軍此論意在得城城內兵糧尚支百日將軍儲
積內盡國家援軍外集十萬之衆將何所資而反設此言欲脅朝
廷邪景橫刃於膝瞋目叱之浚正色責景曰明公親是人臣舉兵
向闕聖主申恩赦過已共結盟口血未乾而有翻背沈浚六十之

年且天子之使死生有命豈畏逆臣之刀乎不顧而出景曰是真司直也然密銜之及破張曠乃求浚以害之

柳敬禮開府儀同三司慶遠之孫父津太子詹事敬禮與兄仲禮皆少以勇烈知名起家著作佐郎稍遷扶風太守侯景渡江敬禮率馬步三千赴援至都據青溪埭與景頻戰恒先登陷陳甚著威名臺城沒敬禮與仲禮俱見於景景遣仲禮經略上流留敬禮爲質以爲護軍景餞仲禮於後渚敬禮密謂仲禮曰景今來會敬禮抱之兄拔佩刀便可斫殺敬禮歾亦無所恨仲禮壯其言許之及酒數行敬禮目仲禮仲禮見備衛嚴不敢動計遂不果會景征晉熙敬禮與南康王會理共謀襲其城尅期將發建安侯蕭賁知而告之遂遇害

史臣曰若夫義重於生前典垂誥斯蓋先哲之所貴也故孟子稱

生者我所欲義亦我所欲二事必不可兼得寧捨生而取義至如張曠二三子之徒捐軀徇節赴死如歸英風勁氣籠罩今古君子知梁代之有忠臣焉

梁書四十三 列傳第三十七 終

梁書四十三

梁書卷四十四

列傳第三十八

梁書卷四十四

太宗十一王

世祖二子

太宗王皇后生哀太子大器南郡王大連陳淑容生潯陽王大心
左夫人生南海王大臨安陸王大春謝夫人生瀏陽公大雅張夫
人生新興王大莊包昭華生西陽王大鈞范夫人生武寧王大威
褚修華生建平王大球陳夫人生義安王大昕朱夫人生綏建王
大摯自餘諸子本書不載

潯陽王大心字仁恕幼而聰朗善屬文中大通四年以皇孫封當
陽公邑一千五百戶大同元年出為使持節都督郢南北司定新
五州諸軍事輕車將軍郢州刺史時年十三太宗以其幼恐未達

民情戒之曰事無大小悉委行事纖毫不須措懷大心雖不親州務發言每合於理衆皆驚服七年徵爲侍中兼石頭戍軍事太清元年出爲雲麾將軍江州刺史二年侯景寇京邑大心招集士卒遠近歸之衆至數萬與上流諸軍赴援宮闕三年城陷上甲侯蕭韶南奔宣密詔加散騎常侍進號平南將軍大寶元年封潯陽王邑二千戶初歷陽太守莊鐵以城降侯景既而又奉其母來奔大心以鐵舊將厚爲其禮軍旅之事悉以委之仍以爲豫章內史侯景數遣軍西上寇抄大心輒令鐵擊破之賊不能進時鄱陽王範率衆棄合肥屯于柵口待援兵總集欲俱進大心聞之遣要範西上以湓城處之廩饋甚厚與勦力共除禍難會莊鐵據豫章反大心令中兵參軍韋約等將軍擊之鐵敗績又乞降鄱陽世子嗣先與鐵遊處因稱其人才略從橫且舊將也欲舉大事當資其力若

降江州必不全其首領嗣請援之範從之乃遣將侯瑱率精甲五千往救鐵夜襲破韋約等營大心聞之大懼於是二藩豐起人心離貳景將任約略地至于湓城大心遣司馬韋質拒戰敗績時帳下猶有勇士千餘人咸說曰旣無糧儲難以守固若輕騎往建州以圖後舉策之上者也大心未決其母陳淑容曰卽日聖御年尊儲宮萬福汝久奉違顏色不念拜謁闕庭且吾已老而欲遠涉險路糧儲不給豈謂孝子吾終不行因撫胸慟哭大心乃止遂與約和二年秋遇害時年二十九

南海王大臨字仁宣大同二年封寧國縣公邑一千五百戶少而敏慧年十一遭左夫人憂哭泣毀瘠以孝聞後入國學明經射策甲科拜中書侍郎遷給事黃門侍郎十一年爲長兼侍中出爲輕車將軍琅邪彭城二郡太守侯景亂爲使持節宣惠將軍屯新亭

俄又徵還屯端門都督城南諸軍事時議者皆勸收外財物擬供
賞賜大臨獨曰物乃賞士而牛可犒軍命取牛得千餘頭城內賴
以饗士大寶元年封南海郡王邑二千戶出爲使持節都督揚南
徐二州諸軍事安南將軍揚州刺史又除安東將軍吳郡太守時
張彪起義於會稽吳人陸令公穎川庾孟卿等勸大臨走投彪大
臨曰彪若成功不資我力如其撓敗以我說焉不可往也二年秋
遇害于郡時年二十五

南郡王大連字仁靖少俊爽能屬文舉止風流雅有巧思妙達音
樂兼善丹青大同二年封臨城縣公邑一千五百戶七年與南海
王俱入國學射策甲科拜中書侍郎十年高祖幸朱方大連與兄
大臨並從高祖問曰汝等習騎不對曰臣等未奉詔不敢輒習敕
各給馬試之大連兄弟據鞍住還各得馳驟之節高祖大悅卽賜

所乘馬及爲啟謝詞又甚美高祖佗日謂太宗曰昨見大臨大連
風韻可愛足以慰吾老年遷給事黃門侍郎轉侍中尋兼石頭戍
軍事太清元年出爲使持節輕車將軍東揚州刺史侯景入寇京
師大連率衆四萬來赴及臺城沒援軍散復還揚州三年會稽山
賊田領羣聚黨數萬來攻大連命中兵參軍張彪擊斬之大寶元
年封爲南郡王邑二千戶景仍遣其將趙伯超劉神茂來討大連
設備以待之會將畱異以城應賊大連棄城走至信安爲賊所獲
侯景以爲輕車將軍行揚州事遷平南將軍江州刺史大連旣迫
寇手恒思逃竄乃與賊約曰軍民之事吾不預焉候我存亡但聽
鍾響欲簡與相見因得亡逸賊亦信之事未果二年秋遇害時年
二十五

安陸王大春字仁經少博涉書記天性孝謹體貌瓌偉腰帶十圍

大同六年封西豐縣公邑一千五百戶拜中書侍郎後爲寧遠將軍知石頭戍軍事侯景內寇大春奔京口隨邵陵王入援戰于鍾山爲賊所獲京城旣陷大寶元年封安陸郡王邑二千戶出爲使持節雲麾將軍東揚州刺史二年秋遇害時年二十二

瀏陽公大雅字仁風大同九年封瀏陽縣公邑一千五百戶少聰警美姿儀特爲高祖所愛太清三年京城陷賊已乘城大雅猶命左右格戰賊至漸衆乃自縊而下因發憤感疾薨時年十七

新興王大莊字仁禮大同九年封高唐縣公邑一千五百戶大寶元年封新興郡王邑二千戶出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宣毅將軍南徐州刺史二年秋遇害時年十八

西陽王大鈞字仁輔性厚重不妄戲美年七歲高祖嘗問讀何書對曰學詩因命諷誦音韻清雅高祖因賜王羲之書一卷大寶元

年封西陽郡王邑二千戶出爲宣惠將軍丹陽尹二年監揚州將軍如故至秋遇害時年十三

武寧王大威字仁容美風儀眉目如畫大寶元年封武寧郡王邑二千戶二年出爲信威將軍丹陽尹其年秋遇害時年十三

建平王大球字仁珽大寶元年封建平郡王邑二千戶性明惠夙成初侯景圖京城高祖素歸心釋教每發誓願恒云若有衆生應受諸苦悉諱身代當時大球年甫七歲聞而驚謂母曰官家尚爾兒安敢辭乃六時禮佛亦云凡有衆生應獲苦報悉大球代受其早慧如此二年出爲輕車將軍兼石頭戍軍事其年秋遇害時年十一

義安王大昕字仁朗年四歲母陳夫人卒便哀慕毀頓有若成人及高祖崩大昕奉慰太宗嗚咽不能自勝左右見之莫不掩泣大

寶元年封義安郡王邑二千戶二年出爲寧遠將軍琅邪彭城二郡太守未之鎮遇害時年十一

綏建王大摯字仁瑛幼雄壯有膽氣及京城陷乃歎曰大丈夫會當滅虜屬姪媼驚掩其口曰勿妄言禍將及大摯笑曰禍至非由此言大寶元年封綏建王邑二千戶二年爲寧遠將軍遇害時年十歲

世祖諸男徐妃生忠壯世子方等王夫人生貞惠世子方諸其愍懷太子方矩本書不載所生別有傳夏賢妃生敬皇帝自餘諸子並本書無傳

忠壯世子方等字實相世祖長子也母曰徐妃少聰敏有俊才善騎射尤長巧思姓愛林泉特好散逸嘗著論曰人生處世如白駒過隙耳一壺之酒足以養性一簞之食足以怡形生在蓬蒿死葬

溝壑瓦棺石槨何以異茲吾嘗夢爲魚因化爲鳥當其夢也何樂如之及其覺也何憂斯類良由吾之不及魚鳥者遠矣故魚鳥飛浮任其志性吾之進退恒存掌握舉手懼觸搖足恐墮若吾終得使與魚鳥同遊則去人間如脫屣耳初徐妃以嫉妬失寵方等意不自安世祖聞之又忌方等等益懼故述論以申其志焉會高祖欲見諸王長子世祖遣方等人侍方等等欣然升舟冀免憂辱行至繇水值侯景亂世祖召之方等等啟曰昔申生不愛其死方等等豈顧其生世祖省書歎息知無還意乃配步騎一萬使援京都賊每來攻方等必身當矢石宮城陷方等等歸荊州收集士馬甚得衆和世祖始歎其能方等等又勸修築城柵以備不虞旣成樓雉相望周回七十餘里世祖觀之甚悅入謂徐妃曰若更有一子如此吾復何憂徐妃不答垂泣而退世祖忿之因疏其穢行榜于大閣方等等

入見益以自危時河東王爲湘州刺史不受督府之令方等乃乞
征之世祖許焉拜爲都督令帥精卒二萬南討方等臨行謂所親
曰吾此段出征必死無二死而獲所吾豈愛生及至麻溪河東王
率軍逆戰方等擊之軍敗遂溺死時年二十二世祖聞之不以爲
感後追思其才贈侍中中軍將軍揚州刺史謚曰忠壯世子并爲
招魂以哀之方等注范曄後漢書未就所撰三十國春秋及靜住
子行於世

貞惠世子方諸字智相世祖第二子母王夫人幼聰警博學明老
易善談玄風彩清越辭辯鋒生特爲世祖所愛母王氏又有寵及
方等敗沒世祖謂之曰不有所廢其何以興因拜爲中撫軍以自
副又出爲郢州刺史鎮江夏以鮑泉爲行事防遏下流時世祖遣
徐文盛督衆軍與侯景將任約相持未決方諸恃文盛在近不恤

軍政日與鮑泉蒲酒爲樂侯景知之乃遣其將宋子仙率輕騎數
百從閒道襲之屬風雨晦冥子仙至百姓奔告方諸與鮑泉猶不
信曰徐文盛大軍在下虜安得來始命閉門賊騎已入城遂陷子
仙執方諸以歸王僧辯軍至蔡洲景遂害之世祖追贈侍中大將
軍謚曰貞惠世子

史臣曰太宗世祖諸子雖開土宇運屬亂離旣拘寇賊多殞非命
吁可嗟矣

魏川世園
氏圖印

魏川世園
氏圖印

王僧辯

王僧辯字君才右衛將軍神念之子也以天監中隨父來奔起家
 為湘東王國左常侍王為丹陽尹轉府行參軍王出守會稽兼中
 兵參軍事王為荊州仍除中兵在限內持武寧郡反王命僧辯討
 平之遷貞威將軍武寧太守尋遷振遠將軍廣平太守秩滿還為
 王府中錄事參軍如故王被徵為護軍僧辯兼府司馬王為江州
 仍除雲旗將軍司馬守湓城俄監安陸郡無幾而還尋為新蔡太
 守猶帶司馬將軍如故王除荊州為貞毅將軍府諮議參軍事賜
 食千人代柳仲禮為竟陵太守改號雄信將軍屬侯景反王命僧
 辯假節總督舟師一萬兼糧饋赴援纔至京都宮城陷沒天子蒙

塵僧辯與柳仲禮兄弟及趙伯超等先屈膝於景然後入朝景悉收其軍實而厚加綏撫未幾遣僧辯歸于竟陵於是倍道兼行西就世祖世祖承制以僧辯爲領軍將軍及荆湘疑貳軍師失律世祖又命僧辯及鮑泉統軍討之分給兵糧尅日就道時僧辯以竟陵部下猶未盡來意欲待集然後上頓謂鮑泉曰我與君俱受命南討而軍容若此計將安之泉曰旣稟廟筭驅率驍勇事等沃雪何所多慮僧辯曰不然君之所言故是文士之常談耳河東少有什么幹兵刃又彊新破軍師養銳待敵自非精兵一萬不足以制之我竟陵甲士數經行陣已遺召之不久當及雖期日有限猶可重申欲與卿共入言之望相佐也泉曰成敗之舉繫此一行遲速之宜終當仰聽世祖性嚴忌微聞其言以爲遷延不肯去稍已含怒及僧辯將入謂泉曰我先發言君可見係泉又許之及見世祖世

祖迎問曰卿已辦乎何日當發僧辯具對如向所言世祖大怒按劍厲聲曰卿憚行邪因起入內泉震怖失色竟不敢言須臾遣左右數十人收僧辯旣至謂曰卿拒命不行是欲同賊今唯有死耳僧辯對曰僧辯食祿旣深憂責實重今日就戮豈敢懷恨但恨不見老母世祖因斫之中其左髀流血至地僧辯悶絕久之方蘇卽送付廷尉并收其子姪並皆繫之會岳陽王軍襲江陵人情搔擾未知其備世祖遣左右往獄問計於僧辯僧辯具陳方略登卽赦爲城內都督俄而岳陽奔退而鮑泉力不能尅長沙世祖乃命僧辯代之數泉以十罪遣舍人羅重歡領齊仗三百人與僧辯俱發旣至遣通泉云羅舍人被令送王竟陵來泉甚愕然顧左右曰得王竟陵助我經略賊不足平俄而重歡齋令書先入僧辯從齊仗繼進泉方拂席坐而待之僧辯旣入背泉而坐曰鮑郎卿有罪令旨

使我鑣卿勿以故意見待因語重歡出令泉卽下地鑣于牀側僧
辯仍部分將帥并力攻圍遂平湘土還復領軍將軍侯景浮江西
寇軍次夏首僧辯爲大都督率巴州刺史淳于量定州刺史杜龕
宜州刺史王琳郴州刺史裴之橫等俱赴西陽軍次巴陵聞郢州
已沒僧辯因據巴陵城世祖乃命羅州刺史徐嗣徽武州刺史杜
崩並會僧辯于巴陵景既陷郢城兵衆益廣徒黨甚銳將進寇荆
州乃使僞儀同丁和統兵五千守江夏大將宋子仙前驅一萬造
巴陵景悉凶徒水步繼進於是緣江戍邏望風請服賊拓邏至于
隱磯僧辯悉上江渚米糧並沈公私船於水及賊前鋒次江口僧
辯乃分命衆軍乘城固守偃旗卧鼓安若無人翌日賊衆濟江輕
騎至城下問城內是誰答曰是王領軍賊曰語王領軍事勢如此
何不早降僧辯使人答曰大軍但向荊州此城自當非礙僧辯百

口在人掌握豈得便降賊騎旣去俄爾又來曰我王已至王領軍
何爲不出與王相見邪僧辯不答頃之又執王珣等至于城下珣
爲書誘說城內景帥船艦並集北寺又分入港中登岸治道廣設
糴屋耀軍城東隴上芟除艸芴開八道向城遣五千免頭肉薄苦
攻城內同時鼓譟矢石雨下殺賊旣多賊乃引退世祖又命平北
將軍胡僧祐率兵下援僧辯是日賊復攻巴陵水步十處鳴鼓吹
脣肉薄斫上城中放木擲火爨礮石殺傷甚多午後賊退乃更起
長柵繞城大列舸艦以樓船攻水城西南角又遣人渡洲岸引梓
柯推蝦蟇車填塹引障車臨城二日方止賊又於艦上豎木桔槔
聚茅置火以燒水柵風勢不利自焚而退旣頻戰挫衄賊帥任約
又爲陸法和所擒景乃燒營夜遁旋軍夏首世祖策勳行賞以僧
辯爲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封長寧縣公於是世祖

命僧辯卽率巴陵諸軍沿流討景師次郢城步攻魯山魯山城主
支化仁景之騎將也率其黨力戰衆軍大破之化仁乃降僧辯仍
督諸軍渡兵攻郢卽入羅城宋子仙蟻聚金城拒守攻之未尅子
仙使其黨時靈護率衆三千開門出戰僧辯又大破之生擒靈護
斬首千級子仙衆退據倉門帶江阻險衆軍攻之頻戰不尅景旣
聞魯山已沒郢鎮復失羅城乃率餘衆倍道歸建業子仙等困感
計無所之乞輸郢城身還就景僧辯僞許之命給船百艘以老其
意子仙謂爲信然浮舟將發僧辯命杜龕率精勇千人攀堞而上
同時鼓譟掩至倉門水軍王宋遙率樓船暗江四面雲合子仙行
戰行走至于白楊浦乃大破之生擒子仙送江陵卽率諸軍進師
九水賊僞儀同范希榮盧暉略尚據湓城及僧辯軍至希榮等因
挾江州刺史臨城公棄城奔走世祖加僧辯侍中尚書令征東大

將軍給鼓吹一部仍令僧辯且頓江州須衆軍齊集得時更進頃
之世祖命江州衆軍悉同大舉僧辯乃表皇帝凶問告于江陵仍
率大將百餘人連名勸世祖卽位將欲進軍又重奉表雖未見從
並蒙優答事見本紀僧辯於是發自江州直指建業乃先命南兗
州刺史侯瑱率銳卒輕舸襲南陵鵲頭等戍至卽尅之先是陳霸
先率衆五萬出自南江前軍五千行至湓口霸先僮多謀策名
蓋僧辯僧辯畏之旣至湓口與僧辯會于白茅洲登壇盟誓霸先
爲其文曰賊臣侯景凶羯小胡逆天無狀構造姦惡違背我恩義
破掠我國家毒害我生民移毀我社廟我高祖武皇帝靈聖聰明
光宅天下劬勞兆庶亭育萬民如我考妣五十所載哀景以窮見
歸全景將戮之首置景要害之地崇景非次之榮我高祖於景何
薄我百姓於景何怨而景長戟疆弩陵蹙朝廷鋸牙郊甸殘食含

靈剝肝斲趾不厭其快曝骨焚尸不謂爲酷高祖菲食卑宮春秋
九十屈志疑威憤終賊手大行皇帝溫嚴恭默不守鴻名於景何
有復加忍毒皇枝纏抱已上總功以還窮刀極俎旣屠且鱸豈有
率土之濱謂爲王臣食人之禾飲人之水忍聞此痛而不悼心況
臣僧辯臣霸先等荷稱國藩湘東王臣諱泣血銜哀之寄摩頂至
足之恩世受先朝之德身當將帥之任而不能瀝膽抽腸共誅姦
逆雪天地之痛報君父之仇則不可以稟靈含識戴天履地今日
相國至孝玄感靈武斯發已破賊徒獲其元帥止餘景身尚在京
邑臣僧辯與臣霸先協和將帥同心共契必誅凶豎尊奉相國嗣
膺鴻業以王郊祭前途若有一功獲一賞臣僧辯等不推已讓物
先身帥衆則天地宗廟百神之靈共誅共責臣僧辯臣霸先同心共事
不相欺負若有違戾明神殛之於是升壇歃血共讀盟文皆淚下

霑襟辭色慷慨及王師次于南洲賊帥侯子鑿等率步騎萬餘人
於岸挑戰又以鵠舫千艘並載土兩邊悉八十棹棹手皆越人去
來趣襲捷過風電僧辯乃麾細船皆令退縮悉使大艦夾泊兩岸
賊謂水軍欲退爭出趨之衆軍乃棹大艦截其歸路鼓譟大呼合
戰中江賊悉赴水僧辯卽督諸軍沿流而下進軍于石頭之斗城
作連營以逼賊賊乃橫嶺上築五城拒守侯景自出與王師大戰
於石頭城北霸先謂僧辯曰醜虜遊魂貫盈已稔逋誅送死欲爲
一決我衆賊寡宜分其勢卽遣彊弩二千張攻賊西面兩城乃
使結陣以當賊僧辯在後麾軍而進復大破之盧暉略聞景戰敗
以石頭城降僧辯引軍入據之景之退也北走朱方於是景散兵
走告僧辯僧辯令衆將入據臺城其夜軍人採柶失火烧太極殿
及東西堂等時軍人鹵掠京邑剝剔士庶民爲其執縛者袒衣不

免盡驅逼居民以求購贖自石頭至于東城緣淮號叫之聲震響京邑於是百姓失望僧辯命侯瑱裴之橫率精甲五千東入討景僧辯收賊黨王偉等二十餘人送于江陵僞行臺趙伯超自吳松江降於侯瑱瑱時送至僧辯僧辯謂伯超曰趙公卿荷國重恩遂復同逆今日之事將欲何如因命送江陵伯超既出僧辯顧坐客曰朝廷昔唯知有趙伯超耳豈識王僧辯社稷既傾爲我所復人之興廢亦復何常賓客皆前稱歎功德僧辯瞿弘乃謬答曰此乃聖上之威德羣帥之用命老夫雖濫居戎首何力之有焉於是逆寇悉平京都尅定世祖卽帝位以僧辯功進授鎮衛將軍司徒加班劍二十人改封永寧郡公食邑五千戶侍中尚書令鼓吹並如故是後湘州賊陸納等攻破衡州刺史丁道貴於淶口盡收其軍實李洪雅又自零陵率衆出空靈灘稱助討納朝廷未達其心深

以爲慮乃遣中書舍人羅重歡徵僧辨上就驃騎將軍宜豐侯循南征僧辯因督杜崩等衆軍發于建業師次巴陵詔僧辯爲都督東上諸軍事霸先爲都督西上諸軍事先時霸先讓都督於僧辯僧辯不受故世祖分爲東西都督而俱南討焉時納等下據車輪夾岸爲城前斷水勢士卒驍猛皆百戰之餘僧辯憚之不與輕進於是稍作連城以逼賊賊見不敢交鋒並懷懈怠僧辯因其無備命諸軍水步攻之親執旗鼓以誠進止於是諸軍競出大戰於車輪與驃騎循并力苦攻陷其二城賊大敗步走歸保長沙驅逼居民入城拒守僧辯追躡乃命築壘圍之悉令諸軍廣建圍柵僧辯出坐壘上而自臨視賊望識僧辯知不設備賊黨吳藏李賢明等乃率銳卒千人開門掩出蒙楯直進逕趨僧辯時杜崩杜龕並侍左右帶甲衛者止百餘人因下遣人與賊交戰李賢明乘鎧馬從者十

騎大呼衝突僧辯尚據胡牀不爲之動於是指揮勇敢遂獲賢明
因卽斬之賊乃退歸城內初陸納阻兵內逆以王琳爲辭朝廷若
殺王琳納等自當降伏于時衆軍並進未之許也而武陵王擁衆
上流內外駭懼世祖乃遣琳和解之至是湘州平僧辯旋于江陵
因被詔會衆軍面討督舟師二萬輿駕出天居寺餞行俄而武陵
敗績僧辯自枝江班師于江陵旋鎮建業是月居少時復回江陵
齊主高洋遣郭元建率衆二萬大列舟艦於合肥將謀襲建業又
遣其大將邢景遠步人汗薩東方老等率衆繼之時陳霸先鎮建
康旣聞此事馳報江陵世祖卽詔僧辯次于姑熟卽畱鎮焉先命
豫州刺史侯瑱率精甲三千人築壘於東關以拒北寇徵吳郡太
守張彪吳興太守裴之橫會瑱於關因與北軍戰大敗之僧辯率
衆軍振旅于建業承聖三年二月甲辰詔曰贊俊遂賢稱于秦典

自上安下聞之漢制所以仰協台曜俯佐弘圖使持節侍中司徒
尚書令都督揚南徐東揚三州諸軍事鎮衛將軍揚州刺史永寧
郡開國公僧辯器宇凝深風格詳遠行爲士則言表身文學貫九
流武該七略頃歲征討自西徂東師不疲勞民無怨讟王業艱難
實兼夷險宜其變此中台膺茲上將寄之經野匡我朝猷加太尉
車騎大將軍餘悉如故頃之丁母太夫人憂世祖遣侍中謁者監
獲喪事策諡曰貞敬太夫人夫人姓魏氏神念以天監初董率徒
衆據東關退保合肥灑湖西因娶以爲室生僧辯性甚安和善於
綏接家門內外莫不懷之初僧辯下獄夫人流淚徒行將入謝罪世
祖不與相見時貞惠世子有寵於世祖軍國大事多關領焉夫人
往詣閤自陳無訓涕泗嗚咽衆並憐之及僧辯免出夫人深相責
勵辭色俱嚴云人之事君惟須忠烈非但保祐當世亦乃慶流子

孫及僧辯尅復舊京功蓋天下夫人恒自謙損不以富貴驕物朝野咸共稱之謂爲明哲婦人也及旣薨殯甚見愍悼且以僧辯勲業隆重故喪禮加焉靈柩將歸建康又遣謁者至舟渚弔祭命尚書左僕射王哀爲其文曰維爾世基武子族懋陽元金相比映玉德齊溫旣稱女則兼循婦言書圖鏡覽辭章討論教貽俎豆訓及平原楚發將兵孟軻成德盡忠資敬自家刑國顯允其儀惟民之則反命師旅旣修我戎補茲袞職奄有龜蒙母由子貴亶爾斯崇嘉命允集寵章旣隆居高能降處貴思沖慶資善始榮兼令終崦嵫旣夕蒹葭早秋奔駟難返衝濤詎畱背龍門而西顧過夏首而東浮越三宮之遐岳經三江之派流鬱鬱增嶺浮雲蔽虧滔滔江漢逝者如斯銘旌故旄宇毀遺碑卽虛舟而設奠想徂魂之有知嗚呼哀哉其年十月西魏相宇文黑泰遣兵及岳陽王衆合五萬

將襲江陵世祖遣主書李膺徵僧辯於建業爲大都督荊州刺史別敕僧辯云黑泰背盟忽便舉斧國家猛將多在下流荆陝之衆悉非勁勇公宜率貔虎星言就路倍道兼行赴倒懸也僧辯因命豫州刺史侯瑱等爲前軍兗州刺史杜僧明等爲後軍處分旣畢乃謂膺云秦兵驍猛難與爭銳衆軍若集吾便直指漢江截其後路凡千里饋糧尚有飢色況賊越數千里者乎此孫臏尅龐涓時也俄而京城陷沒宮車晏駕及敬帝初卽梁主位僧辯預樹立之功承制進驃騎大將軍中書監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與陳霸先參謀討伐時齊主高洋又欲納貞陽侯淵明以爲梁嗣因與僧辯書曰梁國不造禍難相仍侯景傾蕩建業武陵彎弓巴漢卿志格玄穹精貫白日戮力齊心芟夷逆醜凡在有情莫不嗟尚況我隣國緝事言前而西寇承間復相掩襲梁主不能固守江陵殞身

宗祐王師未及便已降敗士民小大皆畢寇虜乃睠南顧憤歎盈
懷卿臣子之情念當鯁髮如聞權立支子號令江陰年甫十餘極
爲冲藐梁豐未已負荷諒難祭則衛君政由甯氏幹弱枝彊終古
所忌朕以天下爲家大道濟物以梁國淪滅有懷舊好存亡拯墜
義在今辰扶危嗣事非長伊德彼貞陽侯梁武猶子長沙之胤以
年以望堪保金陵故置爲梁主納於彼國便詔上黨王渙總攝羣
將扶送江表雷動風馳助掃寇逆清河王岳前救荆城軍度安陸
旣不相及憤惋良深恐及西寇乘流復躡江左今轉次漢口與陸
居士相會卿宜協我良規厲彼羣帥部分舟艦迎接今王鳩勒勁
勇并心一力西羗烏合本非勅寇直是湘東怯弱致此淪胥今者
之師何往不尅善建良圖副朕所望也貞陽承齊遣送將屆壽陽
貞陽前後頻與僧辯書論還國繼統之意僧辯不納及貞陽高渙

至于東關散騎常侍裴之橫率衆拒戰敗績僧辯因遂謀納貞陽
仍定君臣之禮啟曰自秦兵寇陝臣便營赴援纔及下船荆城陷
沒卽遣劉周入國具表丹誠左右勳豪初並同契周旣多時不還
人情疑阻比册降中使復遣諸處詢謀物論參差未甚決定始得
侯瑱信示西寇權景宣書令以真跡上呈觀視將帥恣欲同泰若
一朝仰違大國臣不辭灰粉悲梁祚永絕中興伏願陛下便事濟
江仰藉皇齊之威憑陛下至聖之略樹君以長雪報可期社稷再
輝死且非吝請押別使曹冲馳表齊都續啟事以聞伏遲拜奉在
促貞陽答曰姜曷至枉示具公忠義之懷家國喪亂于今積年三
后蒙塵四海騰沸天命元輔匡救本朝弘濟艱難建武宗祐至於
丘園板築尚想來儀公室皇枝豈不虛遲聞孤還國理會高懷但
近再命行人或不宣具公旣詢謀卿士訪遠藩維公泝往來理淹

旬月使乎屈止殊副所期便是再立我蕭宗重興我梁國億兆黎庶咸蒙此恩社稷宗祧曾不相愧近軍次東關頻遣信裴之橫處示其可否答對驕凶殊駭聞矚上黨王陳兵見衛欲叙安危無識之徒忽然逆戰前旌未舉卽自披猖驚悼之情彌以傷惻上黨王深目矜嗟不傳首級更蒙封樹飾棺厚殯務從優禮齊朝大德信感神民方仰藉皇威敬憑元宰討逆賊於咸陽誅叛子於雲夢同心叶力克定邦家覽所示權景宣書上流諸將本有忠略棄親向讎庶當不爾防奸定亂終在於公今且頓東關更待來信未知水陸何處見迎夫建國立君布在方策入盟出質有自來矣若公之忠節上感蒼旻羣帥同謀必匪攜貳則齊師反旆義不陵江如致爽言誓以無克韜旗側席遲復行人曹冲奉表齊都卽押送也渭橋之下惟遲叙言汜水之陽預有號懼僧辯又重啟曰員外常侍

姜暲還奉敕伏具動止大齊仁義之風曲被隣國卹災救難申此大猷皇家枝戚莫不榮荷江東冠冕俱知憑賴今軟不忘信信實由衷謹遣臣第七息顯顯所生劉弁弟子世珍往彼充質仍遣左民尚書周弘正至歷陽奉迎艫舳浮江俟一龍之渡清宮丹陛候六傳之人萬國傾心同榮晉文之反三善克宣方流宋昌之議國祚旣隆社稷有奉則羣臣竭節報厚施于大齊勩力展愚效忠誠於陛下今遣吏部尚書王通奉啟以聞僧辯因求以敬帝爲皇太子貞陽又答曰王尚書通至復枉示知欲遣賢弟世珍以表誠質具悉憂國之懷復以庭中玉樹掌內明珠無累胸懷志在匡救豈非勛勞我社稷弘濟我邦家慙歎之懷用忘興寢晉安王東京貽厥之重西都繼體之賢嗣守皇家寧非民望但世道喪亂宜立長君以其蒙孽難可承業成昭之德自古希儔冲質之危何代無此

孤身當否運志不圖生忽荷不世之恩仍致非常之舉自惟虛薄
兢懼已深若建承華本婦皇胄心口相誓惟擬晉安如或虛言神
明所矚覽令所示深遂本懷戢慰之情無寄言象但公憂勞之重
既稟齊恩忠義之情復及梁貳華夷兆庶豈不懷風宗廟明靈豈
不相感正爾迴旆仍向歷陽所期質累便望來彼衆軍不渡已著
盟書斯則大齊聖主之恩規上黨英王之然諾得原失信終不爲
也惟遲相見使在不賒鄉國非遙觸目號咷僧辯使送質于鄴貞
陽求渡衛士三千僧辯慮其爲變止受散卒千人而已并遣龍舟
法駕往迎貞陽濟江之日僧辯擁楫中流不敢就岸後乃同會于
江寧浦貞陽既踐僞位仍授僧辯大司馬領太子太傅揚州牧餘
悉如故陳霸先時爲司空南徐州刺史惡其翻覆與諸將議因自
京口舉兵十萬水陸俱至襲于建康於是水軍到僧辯常處于石

頭城是日正視事軍人已踰城北而入南門又馳白有兵來僧辯
與其子頽遽走出閣左右心腹尚數十人衆軍悉至僧辯計無所
出乃據南門樓乞命拜請霸先因命縱火焚之方共頽下就執霸
先曰我有何辜公欲與齊師賜討又曰何意全無防備僧辯曰委
公北門何謂無備爾夜斬之長子頽承聖初歷官至侍中初僧辯
平建業遣霸先守京口都無備防頽屢以爲言僧辯不聽竟及於
禍西魏寇江陵世祖遣頽督城內諸軍事荆城陷頽隨王琳入齊
爲竟陵郡守齊遣琳鎮壽春將圖江左陳旣平淮南執琳殺之頽
聞琳死乃出郡城南登高冢上號哭一慟而絕頽弟頽少有志節
恒隨從世祖及荆城陷覆没于西魏
史臣曰自侯景寇逆世祖據有上游以全楚之兵委僧辯將率之
任及尅平禍亂功亦著焉在乎策勲當上台之賞敬帝以高祖貽

厥之重世祖繼體之尊洎渚宮淪覆理膺寶祚僧辯位當將相義存伊霍乃受脅齊師傍立支庶苟欲行夫忠義何忠義之遠矣樹國之道既虧謀身之計不足自致殲滅悲夫

梁書四十五 列傳第三十九 終

黃川宅圖書
氏甫定甫

梁書卷四十六

黃川宅圖書
氏甫定甫

列傳第四十

胡僧祐

徐文盛

杜崩 兄岸 弟幼安 兄子龕

陰子春

胡僧祐字願果南陽冠軍人少勇決有武幹仕魏至銀青光祿大夫以大通二年歸國頻上封事高祖器之拜假節超武將軍文德主帥使戍項一作項城城陷復没于魏中大通元年陳慶之送魏北海王元顥入洛陽僧祐又得還國除南天水天門二郡太守有善政性好讀書不解緝綴然每在公晏必彊賦詩文辭鄙俚多被譏謔僧祐怡然自若謂已實工矜伐愈甚晚事世祖為鎮西錄事參軍侯

景亂西沮蠻反世祖令僧祐討之使盡誅其渠帥僧祐諫忤旨下獄大寶二年侯景寇荆陝圍王僧辯於巴陵世祖乃引僧祐於獄拜爲假節武猛將軍封新市縣侯令赴援僧祐將發謂其子曰汝可開兩門一門擬朱一門擬白吉則由朱門凶則由白門吾不捷不歸也世祖聞而壯之至楊浦景遣其將任約率銳卒五千據白塔遙以待之僧祐由別路西上約謂畏已而退急追之及於南安芋口呼僧祐曰吳兒何爲不早降走向處去僧祐不與之言潛引却至赤砂亭會陸法和至乃與并軍擊約大破之擒約送于江陵侯景聞之遂遁世祖以僧祐爲侍中領軍將軍徵還荊州承聖二年進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餘悉如故西魏寇至以僧祐爲都督城東諸軍事魏軍四面起攻百道齊舉僧祐親當矢石晝夜督戰獎勵將士明於賞罰衆皆感之咸爲致死所向摧殄賊莫敢

前俄而中流矢卒時年六十三世祖聞之馳往臨哭於是內外惶駭城遂陷

徐文盛字道茂彭城人也世仕魏爲將父慶之天監初率千餘人自北歸款未至道卒文盛仍統其衆稍立功績高祖甚優寵之大同末以爲持節督寧州刺史先是州在僻遠所管羣蠻不識教義貪欲財賄劫篡相尋前後刺史莫能制文盛推心撫慰示以威德夷獠感之風俗遂改太清二年聞國難乃召募得數萬人來赴世祖嘉之以爲持節散騎常侍左衛將軍督梁南秦沙東益巴北巴六州諸軍事仁威將軍秦州刺史授以東討之略於是文盛督衆軍東下至武昌遇侯景將任約遂與相持久之世祖又命護軍將軍尹悅平東將軍杜幼安巴州刺史王珣等會之並授文盛節度擊任約於貝磯約大敗退保西陽文盛進據蘆洲又與相持侯景

聞之乃率大眾西上援約至西陽文盛不敢戰諸將咸曰景水軍輕進又甚飢疲可因此擊之必大捷文盛不許文盛妻石氏先在建鄴至是景載以還之文盛深德景遂密通信使都無戰心衆咸憤怒杜幼安宋逵等乃率所領獨進與景戰大破之獲其舟艦以歸會景密遣騎從閒道襲陷郢州軍中兇懼遂大潰文盛奔還荊州世祖仍以爲城北面都督又聚賊汚甚多世祖大怒下令責之數其十罪除其官爵文盛既失兵權私懷怨望世祖門之乃以獄時任約被擒與文盛同禁文盛謂約曰汝何不早降令我至此約曰門外不見卿馬跡使我何遽得降文盛無以答遂死獄中

杜崩京兆杜陵人也其先自北歸南居於雍州之襄陽子孫因家焉祖靈啟齊給事中父懷寶少有志節常邀際會高祖義師東下隨南平王偉留鎮襄陽天監中稍立功績官至繞猛將軍梁州刺

史大同初魏梁州刺史元羅舉州內附懷寶復進督華州值秦州所部武興氏王楊紹反懷寶擊破之五年卒於鎮崩卽懷寶第七子也幼有志氣居鄉里以膽勇稱釋褐廬江驃騎府中兵參軍世祖臨荊州仍參幕府後爲新興太守太清二年隨岳陽王來襲荊州世祖以與之有舊密邀之崩乃與兄岸弟幼安兄子龕等夜歸于世祖世祖以爲持節信威將軍武州刺史俄遷宣毅將軍領鎮蠻護軍武陵內史枝江縣侯邑千戶令隨王僧辯東討侯景至巴陵會景來攻數十日不尅而遁加侍中左衛將軍進爵爲公增邑五百戶仍隨僧辯追景至石頭與賊相持橫嶺及戰景親率精銳左右衝突崩從嶺後橫截之景乃大敗東奔晉陵崩入據城景平加散騎常侍持節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增邑千戶是月齊將邢一作郭元建攻秦州刺史嚴超遠於秦郡王僧辯令崩赴援陳霸先亦

自歐陽來會與元建大戰於士林霸先令彊弩射元建衆却崩因縱兵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生擒千餘人元建收餘衆而遁時世祖執王琳於江陵其長史陸納等遂於長沙反世祖徵崩與王僧辯討之承聖二年及納等戰於車輪大敗陷其二壘納等走保長沙崩等圍之後納等降崩又與王僧辯西討武陵王於硤口至卽破平之於是旋鎮邁疾卒詔曰崩京兆舊姓元凱苗裔家傳學業世載忠貞自驅傳江渚政號廉能推轂淺源寔聞清靜奄致殞喪惻愴于懷可贈車騎將軍加鼓吹一部諡曰武崩兄弟九人兄嵩岑從岌嶷嶽岸及弟幼安並知名當世

岍字公衡少有武幹好從橫之術太清中與崩同歸世祖世祖以爲持節平北將軍北梁州刺史封江陵縣侯邑一千戶岸因請襲襄陽世祖許之岸乃晝夜兼行先往攻其城不尅岳陽至遂走依

其兄嶽於南陽嶽時爲南陽太守岳陽尋遣攻陷其城岸及嶽俱遇害

幼安性至孝寬厚雄勇過人太清中與兄崩同歸世祖世祖以爲雲麾將軍西荊州刺史封華容縣侯邑一千戶令與平南將軍王僧辯討河東王譽於長沙平之又命率精甲一萬助左衛將軍徐文盛東討侯景至貝磯遇景將任約來逆遂與戰大敗之斬其儀同叱羅子通湘州刺史趙威方等傳首江陵乃進軍大舉因與景相持別攻武昌拔之景渡蘆洲上流以壓文盛等幼安與衆軍攻之景大敗盡獲其舟艦會景密遣襲陷郢州執刺史方諸等以歸人情大駭徐文盛由漢口遁歸衆軍大敗幼安遂降于景景殺之以其多反覆故也

龔崩第二兄岑之子少驍勇善用兵亦太清中與諸父同歸世祖

世祖以爲持節忠武將軍鄖州刺史廬縣侯邑一千戶與叔幼安俱隨王僧辯討河東王平之又隨僧辯下繼徐文盛軍至巴陵聞侯景襲陷郢州西上將至乃與僧辯等守巴陵以待之景至圍之數將旬不尅而遁遷太府卿安北將軍督定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加通直散騎常侍增邑五百戶仍隨僧辯追景至江夏圍其城景將宋子仙棄城遁龔追至楊浦生擒之大寶三年衆軍至姑熟景將侯子鑒逆戰龔與陳霸先王琳等率精銳擊之大敗子鑒遂至于石頭景親率其黨會戰龔與衆軍奮擊大破景景遂東奔論功爲最授平東將軍東揚州刺史益封一千戶承聖二年又與王僧辯討陸納等於長沙降之又征武陵王於西陵亦平之後江陵陷齊納貞陽侯以紹梁嗣以龔爲震州刺史吳興太守又除鎮南將軍都督南豫州諸軍事南豫州刺史溧陽縣侯給鼓吹一部又加散

騎常侍鎮東大將軍會陳霸先襲陷京師執王僧辯殺之龔僧辯之壻也爲吳興太守以霸先旣非貴素兵又猥雜在軍府日都不以霸先經心及爲本郡每以法繩其宗門無所縱捨霸先銜之切齒及僧辯敗龔乃據吳興以距之遣軍副杜秦攻陳蒨於長城反爲蒨所敗霸先乃遣將周文育討龔龔令從弟北叟出距又爲文育所破走義興霸先親率衆圍之會齊將柳達摩等襲京師霸先恐遂還與齊人連和龔聞齊兵還乃降遂遇害

陰子春字幼文武威姑臧人也晉義熙末曾祖襲隨宋高祖南遷至南平因家焉父智伯與高祖隣居少相友善嘗入高祖卧内見有異光成五色因握高祖手曰公後必大貴非人臣也天下方亂安蒼生者其在君乎高祖曰幸勿多言於是情好轉密高祖每有求索如外府焉及高祖踐阼官至梁秦二州刺史子春天監初起

家宣惠將軍西陽太守普通中累遷至明威將軍南梁州刺史又
遷信威將軍都督梁秦華三州諸軍事梁秦二州刺史太清二年
討峽中叛蠻平之徵為左衛將軍又遷侍中屬侯景亂世祖令子
春隨領軍將軍王僧辯攻邵陵王於郢州平之又與左衛將軍徐
文盛東討侯景至貝磯與景遇子春力戰恒寇諸軍頻敗景值郢
州陷沒軍遂退敗大寶二年卒於江陵孫顥少知名釋褐奉朝請
歷尚書金部郎後入周撰瓊林二十卷

史臣曰胡僧祐勇幹有聞舉旗破敵者數矣及捐軀徇節殞身王
事雖古之忠烈何以加焉徐文盛始立功績不能終其成名為不
義也杜崩識機變之理知向背之宜加以身屢典軍頻殄寇逆勳
庸顯著卒為中興功臣義哉

梁書卷四十六 列傳第四十

魏州中興
氏書館印

梁書卷四十七

列傳第四十一

孝行

滕曇恭

沈崇儔

荀匠

庾黔婁

吉璠

甄恬

韓懷明

劉曇淨

何炯

魏州中興
氏書館印

庾沙彌

江紉

劉霽

褚修

謝蘭

經云夫孝德之本也此生民之爲大有國之所先歟高祖創業開基飭躬化俗澆弊之風以革孝治之術斯著每發絲綸遠加旌表而淳和比屋罕要詭俗之譽潛晦成風俯列踰羣之迹彰於視聽蓋無幾焉今採綴以備遺逸云爾

滕曇恭豫章南昌人也年五歲母楊氏患熱思食寒瓜土俗所不產曇恭歷訪不能得銜悲哀切俄值一桑門問其故曇恭具以告桑門曰我有兩瓜分一相遺曇恭拜謝因捧瓜還以薦其母舉室

驚異尋訪桑門莫知所在及父母卒曇恭水漿不入口者旬口感慟嘔止絕而復蘇隆冬不著絮絮蔬食終身每至忌日思慕不自堪晝夜哀慟其門外有冬生樹二株時忽有神光自樹而起俄見佛像及夾侍之儀容光顯著自門而入曇恭家人大小咸共禮拜久之乃滅遠近道俗咸傳之太守王僧度引曇恭爲功曹固辭不就王儉時隨僧度在郡號爲曾子天監元年陸璉奉使巡行風俗表言其狀曇恭有子三人皆有行業時有徐普濟者長沙臨湘人居喪未及葬而隣家火起延及其舍普濟號慟伏棺上以身蔽火隣人往救之焚炙已悶絕累日方蘇宣城宛陵有女子與母同床寢母爲猛獸所搏女號叫拏獸獸毛盡落行十數里獸乃棄之女抱母還猶有氣經時乃絕太守蕭琛賻焉表言其狀有詔旌其門閭

沈崇僚字思整吳興武康人也父懷明宋兗州刺史崇僚六歲丁父
憂哭踊過禮及長備書以養母焉齊建武初起家爲奉朝請永元
末遷司徒行參軍天監初爲前軍鄱陽王參軍事三年太守柳惲
辟爲主簿崇僚從惲到郡還迎其母母卒崇僚以不及侍疾將欲
致死水漿不入口晝夜號哭旬日殆將絕氣兄弟謂之曰殯葬未
申遽自毀滅非全孝之道也崇僚之瘞所不避雨雪倚墳哀慟每
夜恒有猛獸來望之有聲狀如歎息者家貧無以遷窆乃行乞經
年始獲塋焉旣而廬于墓側自以初行喪禮不備復以塋後更治
服三年久食麥屑不噉鹽酢坐卧於單薦因虛腫不能起郡縣舉
其至孝高祖聞卽遣中書舍人慰勉之乃下詔曰前軍沈崇僚少
有志行居喪踰禮齋制不終未得大塋自以行乞淹年哀典多闕
方欲以永慕之晨更爲再葺之始雖卽情可矜禮有明斷可使今

除釋擢補太子洗馬旌彼門閭敦茲風教崇僚奉詔釋服而涕泣
如居喪固辭不受官苦自陳讓經年乃得爲永寧令自以祿不及
養怛恨愈甚哀思不自堪至縣卒時年三十九

荀匠字文師潁陰人也晉大保勗九世孫祖瓊年十五復父仇於
成都市以孝聞宋元嘉末渡淮赴武陵王義爲元凶追兵所殺贈
負外散騎侍郎父法超齊中興末爲安復令卒於官凶問至匠號
慟氣絕身體皆冷至夜乃蘇旣而奔喪每宿江渚商旅皆不忍聞
其哭聲服未闋兄斐起家爲鬱林太守征俚賊爲流矢所中死於
陣喪還匠迎于豫章望舟投水傍人赴救僅而得全旣至家貧不
得時塋居父憂并兄服歷四年不出廬戶自括髮後不復櫛沐髮
皆禿落哭無時聲盡則係之以泣目皆皆爛形體枯頽皮骨裁連
雖家人不復識郡縣以狀言高祖詔遣中書舍人爲其除服擢爲

豫章王國左常侍匠雖卽吉毀賴逾甚外祖孫謙誠之曰主上以孝治天下汝行過古人故發明詔擢汝此職非唯君父之命難拒故亦揚名後世所顯豈獨汝身哉匠於是乃拜竟以毀卒於家時年二十一

庚黔婁字子貞新野人也父易司徒主簿徵不至有高名黔婁少好學多講誦孝經未嘗失色於人南陽高士劉虬宗測並歎異之起家本州主簿遷平西行參軍出爲編令治有異績先是縣境多獸暴黔婁至獸皆渡往臨沮界當時以爲仁化所感齊永元初除孱陵令到縣未旬易在家遘疾黔婁忽然心驚舉身流汗卽日棄官歸家家人悉驚其忽至時易疾始二日醫云欲知差劇但嘗糞甜苦易泄痢黔婁輒取嘗之味轉甜滑心逾憂苦至夕每稽顙北辰求以身代俄聞空中有聲曰徵君壽命盡不復可延汝誠禱旣

至止得申至月末及晦而易亡黔婁居喪過禮廬于冢側和帝卽位將起之鎮軍蕭穎胄手書敦譬黔婁固辭服闋除西臺尚書儀曹郎梁臺建鄧元起爲益州刺史表黔婁爲府長史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及成都平城中珍寶山積元起悉分與僚佐惟黔婁一無所取元起惡其異衆厲聲曰長史何獨爾爲黔婁示不違之請書數篋尋除蜀郡太守在職清素百姓便之元起歿于蜀部曲皆散黔婁身營殯殮攜持喪柩歸鄉里還爲尚書金部郎遷中軍表記室參軍東宮建以本官侍皇太子讀甚見知重詔與太子中庶子殷鈞中舍人到洽國子博士明山賓等逝日爲太子講五經義遷散騎侍郎荊州大中正卒時年四十六

吉粉字彥霄馮翊蓮勺人也世居襄陽粉幼有孝性年十一遭所生母憂水漿不入口殆將滅性親黨異之天監初父爲吳興原鄉

令爲姦吏所誣逮詣廷尉粉年十五號泣衢路祈請公卿行人見者皆爲隕涕其父理雖清白恥爲吏訊乃虛自引咎罪當大辟粉乃搥登聞鼓乞代父命高祖異之敕廷尉卿蔡法度曰吉粉請死贖父義誠可嘉但其幼童未必自能造意卿可嚴加脅誘取其款實法度受敕還寺盛陳徽纆備列官司厲色問粉曰爾求代父死敕已相許便應伏法然刀鋸至劇審能死不且爾童孺志不及此必爲人所教姓名是誰可具列答若有悔異亦相聽許粉對曰囚雖蒙弱豈不知死可畏憚顧諸弟稚藐唯囚爲長不忍見父極刑自延視息所以內斷冒臆上千萬乘今欲殉身不測委骨泉壤此非細故奈何受人教邪明詔聽代不異登仙豈有回貳法度知粉至心有在不可屈撓乃更和顏誘語之曰主上知尊侯無罪行當釋亮觀君神儀明秀足稱佳童今若轉辭幸父子同濟奚以此妙

年苦求湯鑊粉對曰凡鯢鮪螻蟻尚惜其生況在人斯豈願齋粉但囚父挂深劾必正刑書故思殞仆冀延父命今瞑目引領以聽大戮情殫意極無言復對粉初見囚獄掾依法備加桎梏法度矜之命脫其二械更令著一小者粉弗聽曰粉求代父死死罪之囚唯宜增益豈可減乎竟不脫械法度具以奏聞高祖乃宥其父丹陽尹王志求其在廷尉故事并請鄉居欲於歲首舉充純孝之選粉曰異哉王尹何量粉之薄乎夫父辱子死斯道固然若粉有覩面目當其此舉則是因父置名一何甚辱拒之而止年十七應辟爲本州主簿出監萬年縣攝官暮月風化大行自雍還至郢湘州刺史柳悅復召爲主簿後鄉人裴儉丹陽尹丞臧盾揚州中正張仄連名薦粉以爲孝行純至明通易老敕付太常旌舉初粉以父陷罪因成悻疾後因發而卒

甄恬字彥約中山無極人也世居江陵祖欽之長寧令父標之州
從事恬數歲喪父哀感有若成人家人矜其小以肉汁和飯飼之
恬不肯食年八歲問其母恨生不識父遂悲泣累日忽若有見言
其形貌則其父也時以爲孝感家貧養母常得珍羞及居喪廬於
墓側恒有烏玄黃雜色集於廬樹恬哭則鳴哭止則止又有白雀
栖宿其廬州將始興王憺表其行狀詔曰朕虛已欽賢寤寐盈想
詔彼羣岳務盡搜揚恬旣孝行殊異聲著邦壤敦風厲俗弘益茲
多牧守騰聞義同親覽可旌表室閭加以爵位恬官至安南行參
軍

韓懷明上黨人也客居荊州年十歲母患屍疰每發輒危殆懷明
夜於星下稽顙祈禱時寒甚切忽聞香氣空中有人語曰童子母
須臾永差無勞自苦未曉而母豁然平復鄉里異之十五喪父幾

至滅性負土成墳贈助無所受免喪與鄉人郭磨俱師事南陽劉
虬虬嘗一日廢講獨居涕泣懷明竊問其故虬家人答云是外祖
亡日時虬母亦亡矣懷明聞之卽日罷學還家就養虬歎曰韓生
無虞丘之恨矣家貧常肆力以供甘脆嬉怡膝下朝夕不離母側
母年九十一以壽終懷明水漿不入口一旬號哭不絕聲有雙白
鳩巢其廬上字乳馴狎若家禽焉服釋乃去旣除喪蔬食終身衣
衾無改天監初刺史始興王憺表言之州累辟不就卒于家

劉曇淨字元光彭城莒人也祖元真淮南太守居郡得罪父慧鏡
歷詣朝士乞哀懇惻甚至遂以孝聞曇淨篤行有父風解褐安成
王國左常侍父卒於郡曇淨奔喪不食飲者累日絕而又蘇每哭
輒嘔血服闋因毀瘠成疾會有詔士姓各舉四科曇淨叔父慧斐
舉以應孝行高祖用爲海寧令曇淨以兄未爲縣因以讓兄乃除

安西行參軍父亡後事母尤淳至身營殮粥不以委人母疾衣不解帶及母亡水漿不入口者殆一旬母喪權瘞藥王寺時天寒曩淨身衣單布廬於瘞所晝夜哭泣不絕聲哀感行路未及暮而卒何炯字士光廬江鬻人也父擢太中大夫炯年十五從兄胤受業一暮並通五經章句炯自哲美容貌從兄求點每稱之曰叔寶神清弘治膚清今觀此子復見衛杜在目炯常慕恬退不樂進仕從叔昌寓謂曰求點皆已高蹈汝無宜復爾且君子出處亦各一途年十九解褐揚州主簿舉秀才累遷王府行參軍尚書兵庫部二曹郎出爲永康令以和理稱還爲仁威南康王限內記室遷治書侍御史以父疾經旬衣不解帶頭不櫛沐信宿之間形貌頓改及父卒號慟不絕聲枕由藉地腰虛脚腫竟以毀卒

庾沙彌穎陰人也晉司空冰六世孫父佩玉輔國長史長沙內史

宋昇明中坐沈攸之事誅沙彌時始生年至五歲所生母爲製采衣輒不肯服母問其故流涕對曰家門禍酷用是何爲旣長終身布衣蔬食起家臨川王國左常侍遷中軍田曹行參軍嫡母劉氏寢疾沙彌晨昏侍側衣不解帶或應鍼灸輒以身先試之及母亡水漿不入口累日終喪不解衰絰不出廬戶晝夜號慟隣人不忍聞墓在新林因有旅松百餘株自生墳側族兄都官尚書詠表言其狀應純孝之舉高祖召見嘉之以補歛令還除輕車邵陵王參軍事隨府會稽復丁所生母憂喪還都濟浙江中流遇風舫將覆沒沙彌抱柩號哭俄而風靜蓋孝感所致服闋除信威刑獄參軍兼丹陽郡

累遷寧遠錄事參軍轉司馬出爲長沙令卒

江紉字含潔濟陽考城人也父禧光祿大夫紉幼有孝性年十三父患眼紉侍疾將朞月衣不解帶夜夢一僧云患眼者飲慧眼水

必差及覺說之莫能解者紉第三叔祿與艸堂寺智者法師善往訪之智者曰無量壽經云慧眼見真能渡彼岸菴乃因智者啟捨同夏縣界牛屯里舍爲寺乞賜嘉名敕答云純臣孝子往往感應晉世顏含遂見冥中送藥近見智者知卿第二息感夢云慧眼水慧眼則是五眼之一號若欲造寺可以慧眼爲名及就創造泄故井井水清冽異於常泉依夢取水洗眼及煮藥稍覺有瘳因此遂差時人謂之孝感南康王爲南州名爲迎主簿紉性靜好老莊玄言尤善佛義不樂進仕及父卒紉廬于墓終日號慟不絕聲月餘卒

劉霽字士烜平原人也祖乘民宋冀州刺史父聞慰齊工員郎霽年九歲能誦左氏傳宗黨咸異之十四居父憂有至性每哭輒嘔血家貧與弟杳敵相篤勵學旣長博涉多通天監中起家奉朝請稍遷宣惠晉安王府參軍兼限內記室出補西昌相入爲尚書主客侍郎未朞除海鹽令霽前後宰二邑並以和理著稱還爲建康正非所好頃之以疾免尋除建康令不拜母明氏寢疾霽年已五十衣不解帶者七旬誦觀世音經數至萬遍夜因感夢見一僧謂曰夫人算盡君精誠篤至當相爲申延後六十餘日乃亡霽廬于墓哀慟過禮常有雙白鶴馴廬側處士阮孝緒致書抑譬霽思慕不已服未終而卒時年五十二著釋俗語八卷文集十卷弟杳在文士傳敵在處士傳

褚脩吳郡錢唐人也父仲都善周易爲當時最天監中歷官五經博士脩少傳父業兼通孝經論語善尺牘頗解文章初爲湘東王國侍郎稍遷輕車湘東府行參軍並兼國子助教武陵王爲揚州引爲宣惠參軍限內記室脩性至孝父喪毀瘠過禮因患冷氣及

丁母憂水漿不入口二十三日氣絕復蘇每號慟嘔血遂以毀卒
謝蘭字希如陳郡陽夏人也晉太傅安八世孫父經中郎諮議參
軍蘭五歲每父母未飯乳媪欲令蘭先飯蘭曰旣不覺飢彊食終
不進舅阮孝緒聞之歎曰此兒在家則曾子之流事君則蘭生之
匹因名之曰蘭稍受以經史過目便能諷誦孝緒每曰吾家陽元
也及丁父憂晝夜號慟毀瘠骨立母阮氏常自守視譬抑之服闋
後吏部尚書蕭子顯表其至行擢爲王府法曹行參軍累遷外兵
記室參軍時甘露降士林館蘭獻頌高祖嘉之因有詔使製北兗
州刺史蕭楷德政碑又奉令製宣城王奉述中庸頌太清元年遷
散騎侍郎兼散騎常侍使於魏會侯景舉地入附境上交兵蘭母
慮不得還感氣卒及蘭還入境爾夕夢不祥且便投効馳歸旣至
號慟嘔血氣絕久之水漿不入口親友慮其不全相對悲慟彊勸

以飲粥蘭初勉彊受之終不能進經月餘日因夜臨而卒時年三
十八蘭所製詩賦碑頌數十篇

史臣曰孔子稱毀不滅性教民無以死傷生也故制喪紀爲之節
文高柴仲由伏膺聖教曾參閔損虔恭孝道或水漿不入口泣血
終年豈不知創鉅痛深蓼莪慕切所謂先王制禮賢者俯就至如
丘吳終於毀滅若劉曇淨何炯江紉謝蘭者亦二子之志歟

梁書卷四十七 列傳第四十一 終

魏州中園
氏園南

梁書四十八

列傳第四十二

魏州中園
氏園南

儒林

伏曼容

何佟之

范縝

嚴植之

賀瑒

司馬筠

卞華

崔靈恩

孔僉

盧廣

沈峻

太史叔明

孔子祛

皇侃

漢氏承秦燔書大弘儒訓太學生徒動以萬數郡國黌舍悉皆充滿學於山澤者至或就為列肆其盛也如是漢末喪亂其道遂衰魏正始以後仍尚玄虛之學為儒者蓋寡時荀顗摯虞之徒雖刪定新禮改官職未能易俗移風自是中原橫潰衣冠殄盡江左艸創日不暇給以迄于宋齊國學時或開置而勸課未博建之不及十年蓋取文具廢之多歷世祀其棄也忽諸鄉里莫或開館公卿罕通經術朝廷大儒獨學而弗肯養眾後生孤陋擁經而無所講習三德六藝其廢久矣高祖有天下深愍之詔求碩學治五禮定

六律改斗歷正權衡天監四年詔曰二漢登賢莫非經術服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晉浮蕩儒教淪歇風節罔樹抑此之由朕日昃罷朝思聞俊異收士得人實惟醕獎可置五經博士各一人廣開館宇招內後進於是以平原明山賓吳興沈峻建平嚴植之會稽賀瑒補博士各主一館館有數百生給其餼廩其射策通明者即除為吏十數月閒懷經負笈者雲會京師又選遣學生如會稽雲門山受業於廬江何胤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學七年又詔曰建國君臣在教為首砥身礪行由乎經術朕肇基明命光宅區宇雖耕耘雅業傍闡藝文而成器未廣志本猶闕非以鎔範貴遊納諸軌度思欲式敦讓齒自家刑國今聲訓所漸戎夏同風宜大啟庠敦博延胄子務彼十倫弘此三德使陶鈞遠被徽言載表於是皇太子皇子宗室王侯姑就業焉高祖親屈輿駕釋奠於先師先聖申

之以讌語勞之以束帛濟濟焉洋洋焉大道之行也如是其伏曼容何佟之范縝有舊名於世爲時儒者嚴植之賀瑒等首膺茲選今並綴爲儒林傳云

伏曼容字公儀平昌安丘人曾祖滔晉著作郎父胤之宋司空主簿曼容早孤與母兄客居南海少篤學善老易侗儻好大言常云何晏疑易中九事以吾觀之晏了不學也故知平叔有所短聚徒教授以自業爲驃騎行參軍宋明帝好周易集朝臣於清暑殿講詔曼容執經曼容素美風采帝恒以方嵇叔夜使吳人陸探微畫叔夜像以賜之遷司徒參軍表粲爲丹陽尹請爲江寧令入拜尚書外兵郎昇明末爲輔國長史南海太守齊初爲通直散騎侍郎承明初爲太子率更令侍皇太子講衛將軍王儉深相交好今與河內司馬憲吳郡陸澄共撰喪服義旣成又欲與之定禮樂會儉

遷中書侍郎大司馬諮議參軍出爲武昌太守建武中入拜中散大夫時明帝不重儒術曼容宅在瓦官寺東施高坐於廳事有賓客輒升高坐爲講說生徒常數十百人梁臺建以曼容舊儒名拜司馬出爲臨海太守天監元年卒官時年八十二爲周易毛詩喪服集解老莊論語義子暉在良吏傳

何佟之字士威廬江潁人豫州刺史惲六世孫也祖劬之宋貞外散騎常侍父歆齊奉朝請佟之少好三禮師心獨學彊力專精手不輟卷讀禮論二百篇略皆上口時太尉王儉爲時儒宗雅相推重起家揚州從事仍爲總明館學士頻遷司徒車騎參軍事尚書祠部郎齊建武中爲鎮北記室參軍侍皇太子講領丹陽邑中正時步兵校尉劉瓛徵士吳苞皆已卒京邑碩儒唯佟之而已佟之明習事數當時國家吉凶禮則皆取決焉名重於世歷步兵校尉

國子博士尋遷驃騎諮議參軍轉司馬永元末京師兵亂佟之常集諸生講論孜孜不怠中興初拜驍騎將軍高祖踐阼尊重儒術以佟之爲尚書左丞是時百度艸創佟之依禮定議多所裨益天監二年卒官年五十五高祖甚悼惜將贈之官故事左丞無贈官者特詔贈黃門侍郎儒者榮之所著文章禮義百許篇子朝隱朝

晦

范縝字子真南鄉舞陰人也晉安北將軍汪六世孫祖瑛之中書郎父濛早卒縝少孤貧事母孝謹年未弱冠聞沛國劉瓛聚衆講說始往從之卓越不羣而勤學瓛甚竒之親爲之冠在瓛門下積年去來歸家恒芒屨布衣徒行於路瓛門多車馬貴游縝在其門聊無恥愧旣長博通經術尤精三禮性質直好危言高論不爲士友所安唯與外弟蕭琛相善名曰口辯每服縝簡詣起家齊寧蠻主

簿累遷尚書殿中郎永明年中與魏氏和親歲通聘好特簡才學之士以爲行人縝及從弟雲蕭琛琅邪顏幼明河東裴昭明和繼將命皆著名隣國于時竟隋王子良盛招賓客縝亦預焉建武中遷領軍長史出爲宜都太守母憂去職歸居于南州義軍至縝墨經來迎高祖與縝有西邸之舊見之甚悅及建康城平以縝爲晉安太守在郡清約資公祿而已視事四年徵爲尚書左丞縝去還雖親戚無所遺唯餉前尚書令王亮縝仕齊時與亮同臺爲郎舊相友至是亮被擯棄在家縝自迎王師志在權軸旣而所懷未滿亦常怏怏故私相親結以矯時云後竟坐亮徙廣州語在亮傳初縝在齊世嘗侍竟陵王子良子良精信釋教而縝盛稱無佛子良問曰君不信因果世間何得有富貴何得有貧賤縝答曰人之生譬如一樹花同發一枝俱開一蒂隨風而墮自有拂簾幌墜於茵

席之上自有關籬牆落於溷糞之側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途因果竟在何處子良不能屈深怪之
縝退論其理著神滅論曰或問予云神滅何以知其滅也答曰神即形也形即神也之以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也問曰形者無知之稱神者有知之名知與無知即事有異神之與形理不容一形神相即非所聞也答曰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是則形稱其質神言其用形之與神不得相異也問曰神故非用不得爲異其義安在答曰名殊而體一也問曰名既已殊體何得一答曰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刀形之於用猶刀之於利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而捨利無刀捨刀無利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問曰刀之與利或如來說形之與神其義不然何以言之木之質無知也人之質有知也人既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豈

非木有一人有二邪答曰異哉言乎人若有如木之質以爲形又有異木之知以爲神則可如來論也今人之質質有知也木之質質無知也人之質非木質也木之質非人質也安有如木之質而復有異木之知哉問曰人之質所以異木質者以其有知耳人而無知與木何異答曰人無無知之質猶木無有知之形問曰死者之形骸豈非無知之質邪答曰是無人質問曰若然者人果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矣答曰死者如木而無異木之知生者有異木之知而無如木之質也問曰死者之骨骼非生之形骸邪答曰生形之非死形死形之非生形區已革矣安有生人之形骸而有死人之骨骼哉問曰若生者之形骸非死者之骨骼非死者之骨骼則應不由生者之形骸不由生者之形骸則此骨骼從何而至此邪答曰是生者之形骸變爲死者之骨骼也問曰生者之形

骸雖變爲灰者之骨骼豈不從生而有灰則知死體猶生體也答曰如因榮木變爲枯木枯木之質寧是榮木之體問曰榮體變爲枯體枯體卽是榮體絲體變爲縷體縷體卽是絲體有何別焉答曰若枯卽是榮榮卽是枯應榮時凋零枯時結實也又榮木不應變爲枯木以榮卽枯無所復變也榮枯是一何不先枯後榮要先榮後枯何也絲縷之義亦同此破問曰生形之謝便應豁然都盡何故方愛死形綿歷未已邪答曰生滅之體要有其次故也夫歛而生者必歛而滅漸而生者必漸而滅歛而生者飄驟是也漸而生者動植是也有歛有漸物之理也問曰形卽是神者手等亦是邪答曰皆是神之分也問曰若皆是神之分神既能慮手等亦應能慮也答曰手等亦應能有痛癢之知而無是非之慮問曰慮爲一爲異答曰知卽是慮淺則爲知深則爲慮問曰若爾應有二乎

答曰人體惟一神何得二問曰若不得二安有痛癢之知復有是非之慮答曰如手足雖異總爲一人是非痛癢雖復有異亦總爲一神矣問曰是非之慮不關手足當關何處答曰是非之意心器所主問曰心器是五藏之心非邪答曰是也問曰五藏有何殊別而心獨有是非之慮乎答曰七竅亦復何殊而司用不均問曰慮思無方向以知是心器所主答曰五藏各有所司無有能慮者是以心爲慮本問曰何不寄在眼等分中答曰若慮可寄於眼分何故不寄於耳分邪問曰慮體無本故可寄之於眼分眼目有本不假寄於他分也答曰眼何故有本而慮無本苟無本於我形而可徧寄於異地亦可張甲之情寄王乙之軀李景之性託趙丁之體然乎哉不然也問曰聖人形猶凡人之形而有凡聖之殊故知形神異矣答曰不然金之精者能昭穢者不能昭有能昭之精金寧

有不昭之穢質又豈有聖人之神而寄凡人之器亦無凡人之神而託聖人之體是以八采重瞳勛華之容龍顏馬口軒皞之狀形表之異也比干之心七竅列角伯約之膽其大若拳此心器之殊也是知聖人定分每絕常區非惟道革羣生乃亦形超萬有凡聖均體所未敢安問曰子云聖人之形必異於凡者敢問陽貨類仲尼項籍似大舜舜項孔陽智革形同其故何邪答曰珉似玉而非玉雞類鳳而非鳳物誠有之人故宜爾項陽貌似而非實似心器不均雖貌無益問曰凡聖之殊形器不一可也真極理無有二而丘且殊姿湯文異狀神不侔色於此益明矣答曰聖同於心器形不必同也猶馬殊毛而齊逸玉異色而均美是以晉棘荆和等價連城驊騮盜驪俱致千里問曰形神不二既聞之矣形謝神滅理固宜然敢問經云爲之宗廟以鬼饗之何謂也答曰聖人之教然也

所以弭孝子之心而厲偷薄之意神而明之此之謂矣問曰伯有被甲彭生豕見墳素著其事寧是設教而已邪答曰妖怪茫茫或存或亡彊歿者衆不皆爲鬼彭生伯有何獨能然乍爲人豕未必齊鄭之公子也問曰易稱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而不違又曰載鬼一車其義云何答曰有禽焉有獸焉飛走之別也有人焉有鬼焉幽明之別也人滅而爲鬼鬼滅而爲人則未之知也問曰知此神滅有何利用邪答曰浮屠害政桑門蠹俗風驚霧起馳蕩不休吾哀其弊思拯其溺夫竭財以赴僧破產以趨佛而不恤親戚不憐窮匱者何良由厚我之情深濟物之意淺是以圭撮涉於貧友忝情動於顏色千鍾委於富僧歡意暢於容髮豈不以僧有多稔之期友無遺秉之報務施闕於周急歸德必於在已又惑以茫昧之言懼以阿鼻之苦誘以虛誕之辭欣以兜率之樂故捨

逢掖襲橫衣廢俎豆列餅鉢家家棄其親愛人人絕其嗣續致使
兵挫於行間吏空於官府粟罄於墮遊貨殫於泥木所以姦宄弗
勝頌聲尚擁惟此之故其流莫已其病無限若陶甄稟於自然森
羅均於獨化忽焉自有悅爾而無來也不禦去也不追乘夫天理
各安其性小人甘其壟畝君子保其恬素耕而食食不可窮也蠶
而衣衣不可盡也下有餘以奉其上上無爲以待其下可以全生
可以匡國可以霸君用此道也此論出朝野誼諱子良集僧難之
而不能屈續在南累年追還京既至以爲中書郎國子博士卒官
文集十卷子胥字長才傳父學起家太學博士胥有口辯大同中
常兼主客郎對接北使遷平西湘東王諮議參軍侍宣城王讀出
爲鄱陽內史卒於郡

嚴植之字孝源建平秭歸人也祖欽宋通直散騎常侍植之少善

莊老能玄言精解喪服孝經論語及長徧治鄭氏禮周易毛詩左
氏春秋性淳孝謹厚不以所長高人少遭父憂因菜食二十三載
後得風冷疾乃止齊永明中始起家爲廬陵王國侍郎遷廣漢王
國右常侍王誅國人莫敢視植之獨奔哭手營殯殮徒跣送喪墓
所爲起冢墓畢乃還當時義之建武中遷員外郎散騎常侍尋爲
康樂侯相在縣清白民吏稱之天監二年板後軍騎兵參軍事高
祖詔求通儒治五禮有司奏植之治凶禮四年初置五經博士各
開館教授以植之兼五經博士植之館在湖溝生徒常百數植之
講五館生必至聽者千餘人六年遷中撫軍記室參軍猶兼博士
七年卒於館時年五十二植之自疾後便不受廩俸妻子困乏旣
卒喪無所寄生徒爲市宅乃得成喪焉植之性仁慈好陰德雖在
閭室未嘗怠也少嘗山行見一患者植之問其姓名不能答載與

俱歸爲營醫藥六日而死植之爲棺殮殯之卒不知何許人也嘗緣柵塘行見患人卧塘側植之下車問其故云姓黃氏家本荊州爲人傭賃疾旣危篤船主將發棄之于岸植之心惻然載還治之經年而黃氏差請終身充奴僕以報厚恩植之不受遺以資糧遣之其義行多如此撰凶禮儀注四百七十九卷

賀瑒字德璉會稽山陰人也祖道力善三禮仕宋爲尚書三公郎建康令瑒少傳家業齊時沛國劉瓛爲會稽府丞見瑒深器異之嘗與俱造吳郡張融指瑒謂融曰此生神明聰敏將來當爲儒者宗瓛還薦之爲國子生舉明經揚州祭酒俄兼國子助教歷奉朝請太學博士太常丞遭母憂去職天監初復爲太常丞有司舉治賓禮召見說禮義高祖異之詔朝朔望預華林講四年初開五館以瑒兼五經博士別詔爲皇太子定禮撰五經義瑒悉禮舊事時高祖方

創定禮樂瑒所建議多見施行七年拜步兵校尉領五經博士九年遇疾遣醫藥省問卒于館時年五十九所著禮易老莊講疏朝廷博議數百篇賓禮儀注一百四十五卷瑒於禮尤精館中生徒常百數弟子明經對策至數十人二子革字文明少通三禮及長徧治孝經論語毛詩左傳起家晉安王國侍郎兼太學博士侍湘東王讀敕於永福省爲邵陵湘東武陵三王講禮稍遷湘東王府行參軍轉尚書儀曹郎尋除秣陵令遷國子博士於學講授生徒常數百人出爲西中郎湘東王諮議參軍帶江陵令王初於府置學以革領儒林祭酒講三禮荆楚衣冠聽者甚衆前後再監南平郡爲民吏所德尋加貞威將軍兼平西長史南郡太守革性至孝常恨貪祿代耕不及資在荊州歷爲郡縣所得俸秩不及妻孥專擬還鄉造寺以申感恩大同六年卒官時年六十二弟季亦明三

禮歷官尚書祠部郎兼中書通事舍人累遷步兵校尉中書黃門郎兼著作

司馬筠字貞素河內溫人晉驃騎將軍譙烈王承七世孫祖亮宋司空從事中郎父端齊奉朝請筠孤貧好學師事沛國劉瓛彊力專精深爲瓛所器異旣長博通經術尤明三禮齊建武中起家奉朝請遷王府行參軍天監初爲本州治中除暨陽令有清績入拜尚書祠部郎七年安成太妃陳氏薨江州刺史安成王季荊州刺史始興王憺並以慈母表解職詔不許還攝本任而太妃薨京邑喪祭無主舍人周捨議曰賀彥先稱慈母之子不服慈母之黨婦又不從夫而服慈姑小功服無從故也庾蔚之云非徒子不從母而服其黨孫又不從父而服其慈由斯而言慈祖母無服明矣尋門內之哀不容自同於常按父之祥禫子並受吊今二王諸子宜

以成服日單衣一日爲位受吊制曰二王在遠諸子宜攝祭事捨又曰禮云縞冠玄武子姓之冠則世子衣服宜異於常可著細布衣縮爲領帶三年不聽樂又禮及春秋庶母不世祭蓋謂無王命者耳吳太妃旣朝命所加得用安成禮秩則當祔廟五世親盡乃毀陳太妃命數之重雖則不異慈孫旣不從服廟食理無傳祀子祭孫止是會經文高祖因是敕禮官議皇子慈母之服筠議宋朝五服制皇子服訓養母禮依庶母慈已宜從小功之制按曾子問云子游曰喪慈母禮歟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傳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鄭玄注云此指謂國君之子也若國君之子不服則王者之子不服可知又喪服經云君子子爲庶母慈已者傳曰君子子者貴人子也鄭玄引內則三母止施於卿大夫以此而推則慈母之服上不在五等之嗣下不逮三士之息

儻其服者止卿大夫等一作尋諸侯之子尚無此服況乃施之皇子謂宜依禮刊除以反前代之惑高祖以爲不然曰禮言慈母凡有三條一則妾子之無母使妾之無子者養之命爲母子服以三年喪服齊衰章所言慈母是也二則嫡妻之子無母使妾養之慈撫隆至雖均乎慈愛但嫡妻之子妾無爲母之義而恩深事重故服以小功喪服小功章所以不直言慈母而云庶母慈已者明異於三年之慈母也其三則子非無母正是擇賤者視之義同師保而不無慈愛故亦有慈母之名師保既無其服則此慈亦無服矣內則云擇於諸母與可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此其明文此言擇諸母是擇人而爲此三母非謂擇取兄弟之母也何以知之若是兄弟之母其先有子者則是長妾長妾之禮實有殊加何容次妾生子乃遠成保母斯不可也又有多兄弟之人於義或可

若始生之子便應三母俱闕邪由是推之內則所言諸母是謂三母非兄弟之母明矣子游所問自是師保之慈非三年小功之慈也故夫子得有此對豈非師保之慈母無服之證乎鄭玄不辯三慈混爲訓釋引彼無服以注慈已後人致謬實此之由經言君子子者此雖起於大夫明大夫猶爾自斯以上彌應不異故傳云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總言曰貴則無所不包經傳互文相顯發則知慈加之義通乎大夫以上矣宋代此科不乖禮意便加除削良是所疑於是筠等請依制改定嫡妻之子母沒爲父妾所養服之五月貴賤並同以爲永制累遷王府諮議權知左丞事尋除尚書左丞出爲始興內史卒官子壽傳父業明三禮大同中歷官尚書祠部郎出爲曲阿令

卞華字昭丘濟陰宛句人也晉驃騎將軍忠貞公壺六世孫父倫

之給事中華幼孤貧好學年十四名補國子生通周易既長徧治五經與平原明山賓會稽賀瑒同業友善起家齊豫章王國侍郎累遷奉朝請征西行參軍天監初遷臨川王參軍事兼國子助教轉安成王功曹參軍兼五經博士聚徒教授華博涉有機辯說經析理爲當時之冠江左以來鍾律絕學至華乃通焉遷尚書儀曹郎出爲吳令卒

崔靈恩清河武城人也少篤學從師徧通五經尤精三禮三傳先在北仕爲太常博士天監十三年歸國高祖以其儒術擢拜員外散騎侍郎累遷步兵校尉兼國子博士靈恩聚徒講授聽者常數百人性拙朴無風采及解經析理甚有精致京師舊儒咸稱重之助教孔僉尤好其學靈恩先習左傳服解不爲江東所行及改說杜義每文句常申服以難杜遂著左氏條義以明之時有助教虞

僧誕又精杜學因作申杜難服以荅靈恩世並行焉僧誕會稽餘姚人以左氏教授聽者亦數百人其該通義例當時莫及先是儒者論天互執渾蓋二義論蓋不合於渾論渾不合於蓋靈恩立義以渾蓋爲一焉出爲長沙內史還除國子博士講衆尤盛出爲明威將軍桂州刺史卒官靈恩集注毛詩二十二卷集注周禮四十卷制三禮義宗四十七卷左氏經傳義二十二卷左氏條例十卷公羊穀梁文句義十卷

孔僉會稽山陰人少師事何胤通五經尤明三禮孝經論語講說並數十徧生徒亦數百人歷官國子助教三爲五經博士遷尚書祠部郎出爲海鹽山陰二縣令僉儒者不長政術在縣無績太清亂卒於家子俶玄頗涉文學官至太學博士僉兄子元素又善三禮有盛名早卒

盧廣范陽涿人自云晉司空從事中郎諶之後也諶沒死冉閔之亂晉中原舊族諶有後焉廣少明經有儒術天監中歸國初拜員外散騎侍郎出爲始安太守坐事免頃之起爲折衝將軍配千兵北伐還拜步兵校尉兼國子博士徧講五經時北來人儒學者有崔靈恩孫詳蔣顯並聚徒講說而音辭鄙拙惟廣言論清雅不類北人僕射徐勉兼通經術深相賞好尋遷員外散騎常侍博士如故出爲信武桂陽嗣王長史尋陽太守又爲武陵王長史太守如故卒官

沈峻字士嵩吳興武康人家世農夫至峻好學與舅太史叔明師事宗人沈麟士門下積年晝夜自課時或睡寐輒以杖自擊其篤志如此麟士卒後乃出都徧遊講肆遂博通五經尤長三禮初爲王國中尉稍遷侍郎並兼國子助教時吏部郎陸倕與僕射徐勉

書薦峻曰五經博士庾季達須換計公家必欲詳擇其入凡聖賢可請之書必以周官立義則周官一書實爲羣經源本此學不傳多歷年世北人孫詳蔣顯亦經聽習而音革楚夏故學徒不至惟助教沈峻特精此書此日時聞講肆羣儒劉岳沈宏沈熊之徒並執經下坐北面受業莫不歎服人無間言第謂宜卽用此人命其專此一學周而復始使聖人正典廢而更興累世絕業傳於學者勉從之奏峻兼五經博士於館講授聽者常數百人出爲華容令還除員外散騎侍郎復兼五經博士時中書舍人賀琛奉敕撰梁官乃啟峻及孔子祛補西省學士助撰錄書成入兼中書通事舍人出爲武康令卒官子文阿傳父業尤明左氏傳太清中自國子助教爲五經博士傳峻業者又有吳郡張及會稽孔子雲官皆至五經博士尚書祠部郎太史叔明吳興烏程人吳太史慈後也少

善莊老兼治孝經禮記其三女尤精解當世冠絕每講說聽者常五百餘人歷官國子助教邵陵王綸好其學及出爲江州携叔明之鎮王遷郢州又隨府所至輒講授江外人士皆傳其學焉大同十三年卒時年七十三

孔子社會稽山陰人少孤貧好學耕耘樵採常懷書自隨投閑則誦讀勤苦自勵逐通經術尤明古文尚書初爲長沙嗣王侍郎兼國子助教講尚書四十徧聽者常數百人中書舍人賀琛受敕撰梁官啟子祛爲西省學士助撰錄書成兼司文侍郎不就久之兼主客郎舍人學士如故累遷湘東王國侍郎常侍員外散騎侍郎又雲麾廬江公記室參軍轉兼中書通事舍人尋遷步兵校尉舍人如故高祖撰五經講疏及孔子正言專使子祛檢閱羣書以爲義證事竟敕子祛與右衛朱异左丞賀琛於士林館述日執經累

遷通直正員郎舍人如故中大同元年卒官時年五十一子祛凡著尚書義二十卷集注尚書三十卷續朱异集注周易一百卷續何承天集禮論一百五十卷

皇侖吳郡人也青州刺史皇象九世孫侖少好學師事賀瑒精力專門盡通其業尤明三禮孝經論語起家兼國子助教於學講說聽者數百人撰禮記講疏五十卷書成奏上詔付祕閣項之召入壽光殿講禮記義高祖善之拜員外散騎侍郎兼助教如故性至孝常日限誦孝經二十徧以擬觀世音經丁母憂解職還鄉里平西邵陵王欽其學厚禮迎之侖旣至因感心疾大同十一年卒於夏首時年五十八所撰論語義十卷與禮記義並見重於世學者傳焉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昔叔孫通講論馬上桓榮精力凶荒旣逢平

定自致光寵若夫崔伏何嚴互有焉曼容終之講道於齊季不為
時改賀瑒嚴植之之徒遭梁之崇儒重道咸至高官稽古力諸子
各盡之矣范縝墨經傲倖不遂其志宜哉

梁書卷四十八 列傳第四十二

藝文印

